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新月派评论资料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钱谷融主编

新月派评论资料选

方仁念选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201号

新月派评论资料选

方仁念选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浙江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字数: 280千字

1993年6月第一版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本

ISBN7-5617-0953-6/H·074 定价: 11.70元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编辑凡例

一、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各种新文学的社团和流派，它们各有其特点，并且互相竞争，互相消长，从而形成了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为了反映出新文学这种丰富多样的面貌，显示出它的发展线索，我们特编辑这套丛书，以应科研和教学工作需要。

二、本丛书将按社团、流派出现前后，编选它们的代表性作品及与其有关的评论文章，陆续出版。每一个社团或流派，各编一本作品选、一本评论选。在每一选本前，均有一篇序言，作简要的评述。编选和评述，都将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忠实地体现新文学史上的客观情况。

三、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有一书名和一副题。书名意在体现该社团或流派的特点、倾向或所产生的影响，副题或标明社团名称，或写出同人刊物名称，或指出作家所在地域，等。

四、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分两册。作品选主要收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适当收入长篇小说、长诗和多幕剧的一部分。作品选内作品的编排，一律按体裁分类；每一类的编排，则依作品发表的先后为序。评论选与同一专书的作品选相应。主要收入对该派作家作品的评介文章，编排上也以文章发表先后为序。所收文章，以解放前发表的为主，并尽可能多收该社团或流派形成之初

的有关评介；也适当收解放后的评论。

无论作品还是评介文章，都选自最初发表的报刊和集子，以显示其原貌。

五、本丛书每一专书的具体编选工作由本研究室成员分别承担。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室

一九八四年七月

序

钱 谷 融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深度上，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很令人高兴的。同时，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开展与深入，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新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不但是很自然的，而且也同样应该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因为，在科学研究领域里，不同意见的争论总是会有的，也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加深入，才有可能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因而我们尽可不必急于强求统一。不过，为了使我们的争论能够更有价值，更能推动我们研究工作的发展，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本身有一个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如果所见不全，就容易各执一端，大家说不到一块儿，这样的争论也就很难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起到多大的真正推动作用。因而，资料建设工作，为研究工作者提供尽可能详尽的各种有关资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任务了。

固然，我们也知道，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研究者往往很难保持完全的客观态度，一旦你开始把各种事实和材料归集拢来，主观的选择标准就会不知不觉地左右你的思路。特别象现代文学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不同的研究者即使对它都已有了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即使面对的是同样的材料，还是可以从

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各种不同的观察，从而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来的。不过，归根到底，对事物的认识，对事物所作的主观解释，总是必须符合事物的客观真相的。我们应该相信，一切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一切存在的现象，都有某种大体上确定的面貌，只有根据这种面貌才能判断我们对它的描绘是否真实，对它的认识是否正确。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个人往往并不能一下子看清这种面貌；他会漏过一些重要的细节，甚至得出某种歪曲的印象。但是，只要这些历史事实、历史现象不被遗忘或埋没，后起的探求者终将逐渐弥补上前人的疏漏，修正或者更新既成的解释，直至认清它们的真相。所以，那种相对主义的认识态度并不可取，尊重事实仍然是求得正确解释的前提。不妨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我们获得一位诗人的创作日记的时候，对我们理解他的创作意图，不是就多了一种依据，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吗？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似乎更应该强调这一点。建国以来，我们在研究五四新文学，尤其是鲁迅作品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从五十年代初第一本新文学史稿问世，研究者们陆续写出了许多部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从报刊上更可以读到成千上万的评论文章。但是，和如此规模的研究活动相比，我们对现代文学具体现象的了解，也许鲁迅除外，却似乎明显不够了。良友图书公司早在三十年代就出版了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可直到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有可能来编选第二个十年的大系。象这样已经有人开头的工作尚且如此，其他方面更可想而知了。今天的许多研究者都看得很清楚，现代文学领域里还有许多块沉睡的处女地，有人甚至指出，就是对整个一段文学历史的评价也有不少偏颇粗疏的地方。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否也在于我们对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还缺乏充分的了解呢？就象画一张地形图，倘连许多具体的数据都掌握不全，那又怎么能画得准确？当然，造成这种现象是有许多历史原因的，在过去的年代里，不断泛滥的

极左思潮根本就不允许我们尊重事实。但是，在实事求是的旗帜重新飘扬，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路碑重新竖起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赶紧研开干涸的墨笔，把新文学的历史风貌图补充完全呢？当那种肆意删削和篡改史实的作风遭到严厉谴责的时候，难道不正应该尽快让贵实站出来作证吗？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承担了编选这套六十余册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的工作。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流派”似乎常是一个遭受冷遇的字眼。连“浪漫主义”都一度成为作家们急于躲避的不祥之物，谁还能仔细去探讨新文学在风格流派上的复杂表现呢？当人们把关心文学的多样性看作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种背离的时候，就自然只有把新文学削剪成一根光秃秃的树枝，才足以突出地显示它的主导倾向了。但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毕竟是这一时代所有作家的个人创造物的总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按照同一条轨道去思想，文学又怎么可能出现创作倾向上的纯然一致呢？相反，艺术也正和大自然中的植物一样，越是枝繁叶茂，越表明它的旺盛生机。如果说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主流，它却是一种远比表现风格更加深入的东西，它象血液那样渗进作家的灵魂，他们的创作激情越是丰富多样，反越显出这血液的活力。单从一条笔直的人工渠道，你能看出水流的自然方向么？唯有亲临那种弯汊密布，岔道众多的大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主潮的那种挟裹一切的威势。所以，要真正掌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离不开对各种流派现象的深入分析。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面貌不同、风格互异的作家，而我们无论从那些直面悲惨现实的作家身上，还是从那些向主观感情索取支持的作家身上，甚至从那些扭过脸去，向往昔岁月寻找安慰的作家身上，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感觉到对黑暗现实的深切愤懑和对人民苦难的认真关注。我们不正是通过这一事

实，才更加认识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威力，才格外懂得了鲁迅传统的深远影响吗？

当然，重视对流派的研究是一回事，怎样理解流派又是一回事。各种文学辞典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定义，一些研究者也曾就新文学的流派问题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但我想，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包含着各种复杂的现象，其实是很难用某个定义去概括它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境遇又那样严酷，即使是建立文学社团吧，二十年代的作家在这方面还比较自由，可一到抗战爆发，连年战乱，许多人连一张书桌都无处安放，还哪里谈得上结社组团？严峻的历史注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流派萌芽只能以相当曲折的方式缓慢发展，我们恐怕就更不能套用那种严格的定义去苛求它们。只要在文学主张或者表现风格上大体类似，而又自觉追求这种相似，甚至仅仅意识到这种相似的作家，都不妨被看作是一个类似流派的群体，都可以在我们的书目中占有一个位置。实在说来，我们并无意用这些文学现象去支持某个关于流派的定义，而是借用它来标示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既然流派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意义上的名词，我们从社团和流派这个角度入手，是不是也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新文学的真实的发展线索来呢？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前 言

1928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号上《〈新月〉的态度》一文的执笔者徐志摩,曾代表同人们申明:“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什么‘新月社’,那早已散消。”以后有的“新月”成员也曾一再声明,并不存在什么“新月派”(这场有关的笔墨官司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但中国新文学史上毕竟存在过这么“一伙作家”,出版过《晨报副刊·诗镌》、《晨报副刊·剧刊》、《新月(月刊)》、《诗刊》等刊物,寿命不长,短则几个月,长则也不过六年,在挣扎中怀抱着希冀,盼望“新月”“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然而“新月”是“升”不逢时,连原先曾与闻一多、梁实秋等站在一条战壕里、颇懂得诗歌特性、创作了一代新诗《女神》的诗人郭沫若,也因为世界观的转向,曾在文艺思想方面走向了极端,标榜“口号标语诗也不失为诗的一种”,声称自愿充当“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定要做个“诗人”,并将自己先前拥戴的浪漫主义,斥之为“反革命”。其实,不该过分批评郭沫若个人,因为在“左”的“革命文学”思潮不断泛滥的时代,总会有人失去了原先的主见,沦为“留声机”,成为这种思潮的推波助澜者。“新月”在这种情势下,标榜“健康”与“尊严”的自由主义原则,横扫了文艺界的十三个派,想保持自己“真正新月的清光”,结果必然遭到左翼文坛的反击。因此有关这个流派总论的第一篇,便收入了后期创造社新人彭康批判“新月”的论文,文中也扫及了“醉眼”“朦胧”的鲁迅。鲁迅批判“新月”的

文章，是在“左联”成立的前夕发表的，主要针对“新月”的文艺批评家梁实秋，从此“刽子手”与皂隶”的名目，也就落到了“新月”批评家的头上。而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的第五章，也就是当时左翼文坛为“新月”“定性”，留下的一个历史的记录。

梁实秋是“新月”的元老之一，他却不承认有所谓“新月派”，认为“‘新月派’这顶帽子是自命为左派的人所制造的”，他的《忆新月》却为后人提供了有关《新月》杂志和书店的宝贵史料。

自从1931年陈梦家编了《新月诗选》由新月书店正式出版后，“新月”诗派的名称便自然加到这一伙诗人身上。这篇《序》不仅宣传了他们对诗的共同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而且也以诗人的语言描述了他们一些共同的心态，对收入集中的每一位诗人的诗作，逐个加以评介。因为同是一个圈子里的“诗友”，对伙伴的诗意所在及其诗作的特点，往往也体会得更为精细。这以后，对这一诗派褒贬不一，这本集子挑选了双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论文，如中国诗歌会的蒲风的“鸟瞰”（节选）可作为“贬”方的代表。而一直被公认作出了明智并有权威性论断的是朱自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没有袭用“新月诗派”的名称，而冠之以“格律诗派”的称谓。后来，到建国初年，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当年“新月”这一诗派中某些诗人成败得失的某些批评，难免会受到当时文艺思潮的一些影响。于是此书198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版时，作者稍作了一些修订和补充。

在作家分论中，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有关闻一多最早的评论文章，因编者没有将它们评论的对象选入作品选，而文章又偏于单篇分析，故没能入选，而将朱湘以“天用”笔名发表的评论《红烛》的文章列为第一篇。朱闻是同一个流派中的诗友，他的肯定虽还比较简单，却值得重视。沈从文的《论闻一多的死

水》被誉为建国前闻一多研究中有奠基意义的一篇论文，也许不无道理。文章抓住了《死水》的特点，在与同时代其他诗人诗作的比较中，阐明了闻一多“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成就处，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的地位。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列在“新月”诗派的总论中），一方面进一步肯定沈从文所抓住的特点，说闻一多作诗“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另一方面又第一次提出闻“是个爱国诗人”的论断，文章本身虽未展开论述，但它为以后的闻一多诗歌研究指出了一条值得重视的途径。

对徐志摩的评论，钱杏邨、茅盾与穆木天的三篇论文，似乎向来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而其中特别是茅盾的评论更为实事求是，因此也就成为更有权威性的扛鼎之作，直到八十年代，不少评论家还在不断重复引用他那著名的论断：“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朱湘、陈西滢、梁实秋、沈从文虽都是“新月”派中的成员，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流派的，并进而相互吹捧，甚至朱湘还因与徐闹意气而激烈地批评过《翡冷翠的一夜》（因论述不充分，本集未录用）。这里之所以选用他们的几篇论文，大致因为评论者均为“新月”的作家，都有理论兼有实践，对徐志摩诗歌与散文的特色，均有比较细致的评析，至于论点是否确切和富有见地，有待读者自己去判断。

对朱湘诗的批评，赵景深一文虽短，却抓住了朱湘诗中与古典诗词中意象相近之处，作了一些切实的比较，他的一些论点以后在沈从文与苏雪林的论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罗念生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又是朱湘当年的知交，故选用他的文章，想必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朱湘的诗文。张秀亚的文章，则以女作家的胸臆来探测诗人朱湘的心灵及其诗作的特色。

刘梦苇、朱大枬、方玮德等诗人不幸早逝，幸而有他们的挚

友或恩师为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功绩记下了一笔，由此可见评论家的重要，在某种意义上，作家与他们共同书写着文学史，前者从事着发明的事业，后者从事着发现的事业。自然，评论者的眼光可能有变化，于是文学史有时也就需要重写。

林徽音与凌叔华是当时能与女作家冰心齐名的两位女才子，也许因为前者专业不是文学而是建筑，人们不习惯把她当作家看待，故而当时留下的评论文字竟那么少，有的还需留在京派评论资料集中去用。凌叔华，现在的评论家在论及她时，常引用鲁迅的话，认为她是刻划了“高门巨族的精魂”的能手。其实早在鲁迅这段评论文学发表之前，就有不少人著文论及她的小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钱杏邨。

“新月”的两位剧作家丁西林和余上沅，前者的独幕剧在发表后不久就享有盛誉，因此就容易收集到评论文章；后者就其剧本影响来说，不及前者，评论也就比较冷落。作者虽取名《甲集》，但遗憾的是以后却没见到“乙集”、“丙集”，他一直将其精力主要用于舞台实践。

沈从文在“新月”时期已逐渐成为一位耀眼的作家，徐志摩第一个在霉而潮的小客栈中赏识了他的创作才能，故在此辑录了徐的一篇短短的欣赏文章。而苏雪林的长篇论文，几乎是当时最有份量的评论。

陈西滢的《闲话》遭到鲁迅的批评后，新文学史对他似乎有了不易的定评，因而在选了苏雪林的一文以后又选了眼下新出现的对《西滢闲话》的评论文，作者似乎想摆脱又不能完全摆脱过去的“定评”，但至少藉此可听到些不同声响。

附录中收集了少量的“新月”派的宣言式的文字，而且很巧几乎都是出于徐志摩之手。闻一多的《诗歌格律》是篇论文，按理说不在收集范围内，但因为“新月”诗派格律诗的实践，大抵源于他倡导的理论，故也特别收入集内。这些附录中的文字，也

许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新月”在文艺创作上的态度与主张。

想说明的都说了,“前言”在编者看来主要起说明作用,至于编者对“新月”派的认识,将在以后出版的专著中加以论述。

此书编辑过程中得到杭州大学郑择魁教授等的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方 仁 念

1988年11月

目 录

前 言	方仁念	1
什么是“健康”与“尊严”？		
——《新月底态度》底批评	彭 康	1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存目）	鲁 迅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第五章“新月派”及其他反对者的论调（节选）	李何林	9
忆新月	梁实秋	11
《新月诗选》序言	陈梦家	21
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节选）	蒲 风	30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存目）	朱自清	
新月诗派	石 灵	35
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节选）	屈 轶	53
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二、七章（存目）	王 瑤	
桌话（节选）	天 用	57
论闻一多的死水	沈从文	60
论闻一多的诗	苏雪林	65
闻一多与《死水》	朱 湘	75
闻一多的诗	臧克家	82
谈闻一多（节选）	梁实秋	98
评徐君《志摩的诗》	朱 湘	107
闲话（节选）	西 滢	119

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

——《关于徐志摩的考察的断片》的一节·····	钱杏邨	120
谈志摩的散文·····	梁实秋	126
论徐志摩的诗·····	沈从文	129
徐志摩论·····	茅盾	141
徐志摩论·····	穆木天	158
朱湘的短诗·····	赵景深	181
《草莽集》·····	念生	184
论朱湘的诗·····	沈从文	189
新月派诗人朱湘·····	张秀亚	199
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	朱湘	205
记朱大椿·····	蹇先艾	207
评《梦家诗集》·····	胡适	212
《梦家诗集》与《铁马集》·····	穆木天	215
梦家底诗·····	张振亚	222
论《悔与回》·····	闻一多	231
《诗刊》前言(第二期)(节选)·····	志摩	233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存目)·····	洪深	
闲话(节选)·····	西滢	235
《西标独幕剧》评·····	侍桁	236
读《上沅剧本甲集》·····	丙生	244
《花之寺》编者小言·····	西滢	252
《花之寺》·····	戈灵	253
《花之寺》——关于凌叔华创作的考察·····	钱杏邨	257
《市集》后编者按·····	志摩	260
沈从文论·····	苏雪林	261
闲话(节选)·····	西滢	274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存目）·····	鲁 迅
并非闲话（存目）·····	鲁 迅
陈源教授逸事（三）西滢闲话（节选）·····	苏雪林 275

附 录

诗刊弁言·····	志 摩 277
诗刊放假·····	志 摩 280
诗的格律·····	闻一多 283
剧刊始业·····	志 摩 289
剧刊终期·····	志 摩 上 沅 292
《新月》的态度·····	296
《草莽集》的音调与形式·····	朱 湘 301
《新月月刊》敬告读者·····	303
《诗刊》序语·····	志 摩 305
《猛虎集》序文·····	徐志摩 307
《上沅剧本甲集》序·····	余上沅 311
《梦家存诗》自序·····	陈梦家 313